



草帽是塔，也是路

——沈文军诗歌创作自述



沈文军/文

在我的诗歌创作中，草帽诗占据重要地位。可以说，在全国众多诗人中，我的草帽诗数量最多，它早已成为我诗歌创作的标签。

我年轻时是文学青年，写过小说、散文和诗歌，还跟着温岭县委报道组组长江克生老师写新闻报道。那时我月工资只有21元，每月稿费却有25元。因在外贸公司上班，随着业务开展，我放弃了写作。直到2018年，我的电大同学、著名诗人江一郎不幸去世，我才重新开始写诗。

回归初期，因疏于写作，我常被骂写烂诗。信心受挫，怀疑自己有无写诗能力。为此，我专程到杭州向梁晓明老师请教。他看了我的三十首诗后说：“你的草帽诗很有特色，你有草帽生产的生活体验，可往这方面写。我向你约稿，写三百行草帽诗。”这番话如醍醐灌顶，为我指明了写诗的方向。

接下来两个月，我写了七八十首草帽诗交给梁老师，其中六首被选中，刊登在《江南诗》2019年第六期上。周小波老师称这件事“让我又上了一个台阶”，因为当时在《江南诗》这样的大刊上发表诗歌极为困难。

之后，我用自己工厂的名称赞助《浙江诗人》期刊，举办了“帽子王杯”全国诗歌大奖赛。从此，“帽子王”和“草帽诗”成了我的名片，广为人知。

“帽子王”和“草帽诗”成了我的名片，广为人知。

参加温岭海洋诗歌活动期间，我结识了一些诗歌刊物的编辑，得到他们的指导，如吉狄马加、李小君、周所同、商震、刘立云、刘川、荣荣、沈苇、江离、胡弦、王爱民、吴小虫、敬丹樱、干海兵、熊炎、彭惊宇、麦豆、李皓、董晓奎、汪剑钊、卜守丹、郭建强、安海茵、达达等，他们都是国内诗坛知名人物。霍俊明老师在《一个诗人的“草帽”乌托邦》中描述：“‘草帽’对于沈文军来说是工作、职业，是自己热爱的事业，对应着帽的各种形状和五彩缤纷的颜色；当‘草帽’以谱系性方式进入诗歌世界时，就转化为精神方式和写作方法论。在沈文军这里，‘草帽’既与个体生活环境密切相关，又与精神视点和襟怀时时联系。这些围绕‘草帽’展开的诗歌景观打通了时空限制，历史、记忆、生存、现实以及幻想都交织在‘草帽’的世界中，这也是‘外婆’一次次在‘草帽诗’中现身的内在动因。甚至‘草帽’成了一个诗人的自画像和精神装置，成为内视与辐射的取景框，‘叫他草帽，会笑/说他是草，也会笑/这多好啊/心中充满阳光/站在帽顶，是山峰/站在帽檐，瞭望的是田野、沙漠、大海/世界的辽阔，是他的帽身/草帽的美丽，是他的善心/他是设计师/草帽是他的日日夜夜/他是生产者/编织草帽如同弹奏钢琴/帽颈处，他系上彩虹、鲜花、露珠、绿叶/而帽带呢，他用故乡和江南的温度/他笑，他是一根廉价的草’（《自画像》）。沈文军借助‘草帽’进行了一系列现象还原工作，它们可能是‘草’一般的生命境遇——‘每一根草/我都记得它的温度/在滩地上生长/在海风中嵌入坚强’（《日记》），也可能由此生发出对自我、环境以及整个世界的思考方式和精神边界。沈文军在‘草帽’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方式，打通了自我与想象的特殊通道。”

经过前期彷徨和探索，我认为自己的写作已达到成熟阶段。2025年6月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后，我突然意识到以前写的草帽诗存在表面化问题，于是开始改变，挖掘内在力量，赋予“草帽”生命，让它跳跃、奔跑，有喜怒哀乐。这一转变体现在《诗刊》2026年第一期发表的《带着风的草帽》中：“此时，我骄傲/因为我正在编织草帽/草从海涂中生长/它的杆，是我的筋骨/盐的溶入，使它的分量更重/去芯，纺/离不开我的手指/弹钢琴般编织帽子/编织草帽，就是构架梦/沙漠中，像牛仔一样骑在马上/我享受，命运赐给我的/带着风的草帽”。以及《咸草的梦》中：“像悲怜的孩子/一根草可随便丢弃/但草有草的命，咸草吸吮海涂/成长后的咸草，经过泥浆掩埋变得柔软，颜色鲜亮/农妇的手指编织它/但是没有人能在草上刻下名字”。还有发表在

《诗潮》2026年第二期上的《我需要这样的一顶草帽》：“就像是江湖，把门开在/昆仑山，就像是诗歌/收获着阳光，我打开/草帽，海涂上的草/被风吹成塵，被月亮/照成泉水，草帽/遮蔽内心的燥热，风尘/以及雨水/我在草帽上行走/彩虹挂在帽颈/帽沿张开翅膀/飞向世界/我努力中”。

草帽承载着我的生命体验与精神追求，它既是扎根生活的坚实根基，也是通向诗歌高地的攀登之路。所以说，在我的诗歌写作中，草帽是塔，也是路。

作者简介：沈文军，上世纪60年代出生，浙江温岭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诗作见于《诗刊》《当代·诗歌》《星星》《扬子江》《诗选刊》《江南诗》《诗潮》《诗林》《诗歌月刊》《绿风》《中国诗歌》等几十个刊物，著有诗集《草帽上的江湖》《月光是手推来的》。

在咸涩的泪水中打捞生活的甜

——读《咸的玩笑》有感

王志高/文

合上《咸的玩笑》，扉页上的题词久久萦绕：“世界各地，不同街道上，每个人内心都有伤痕；大家辛苦了。”这哪是简单的问候，分明是一位写作者对世间负重者最温柔的致意。

这部小说延续了刘震云“众生”的风格，在熟悉的延津讲出命运“玩笑”的新故事。主人公杜太本是中学语文老师，却在三次风波中从体面的教师沦为红白喜事主持人，最终跌成街头卖萝卜的小贩。这跌宕人生，正如书名暗示：生活开了一个“咸的玩笑”，笑里带泪，咸中藏涩。

马尔克斯说：“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，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。”刘震云深谙此道。杜太白不是概念化的“失败者”，而是在命运捉弄下仍保持尊严的鲜活个体。因一场酒后风波，他被网暴、辞退、抛弃，却没有歇斯底里，在绝境中写下《自祭文》：“魂系归去，叶落辞柯；望岳兴叹，人生几何？”困顿中的文人风骨，正是刘震云挖掘的普通人身上的“异彩”——被尘埃遮蔽却从未熄灭的精神光芒。

小说的结构本身就是一场精妙的“玩笑”。以“正文一”开篇讲山东人长顺的佛门往事，中间以“题外话”展开杜太白主线，最后以“正文二”收尾于泰山脚下小饭馆。这种嵌套结构打破因果逻辑，如生活本身，看似无关的人和事，总通过命运暗流血脉相连。

刘震云的语言一如既往地“接地气”，平淡中见哲理。写杜太白与按摩女工梦露的恋情，只写两人在黄河滩吃槐花包子的场景：“肉馅里拌着刚采的槐花，鲜；不但鲜，还香；不但香，还有槐花特有的甜味。”食物成了情感隐喻，味蕾记忆比语言更诚实。写县城市井百态，从卖糖葫芦的老辛到开裁缝铺的老殷，每个人物都带着执念，在烟火街头构成生动的浮世绘。

最动人的是对“和解”的探索。小说提出意味深长的概念——“活扣”。与无解的“死扣”不同，“活扣”是困境中留给他人也留给自己的弹性。智明和尚晚年虽盲，却在夜晚为他人打手电，被问缘由时，只淡淡地说：“为别人打的。”这四字道尽刘震云对人际关系的理解：人与人之间，多系“活扣”，少结“死扣”。杜太白最终与前儿媳春芽在异乡结合，这不是童话结局，而是两个伤痕累累的灵魂认清生活真相后相互取暖的务实之选。

读这本书，常在某个段落突然停下，那些写杜太白的文字，仿佛也在写我们自己。谁不曾期盼“长大就好了”，谁不曾生活的“玩笑”面前感到无力，谁不曾深夜咀嚼咸涩的泪水？刘震云的慈悲在于，他不评判不教诲，只是静静地讲述，让读者在别人的故事里看见自己，找到前行的勇气。

“世上的事情，是突然发生的。”这是杜太白的感慨，也是生活的真相。面对命运猝不及防的玩笑，我们或许无法选择不被捉弄，但可以选择如何回应——是系“死扣”还是留“活扣”，是沉溺于咸涩还是在泪水中打捞回甘。

《咸的玩笑》是写给所有认真生活者的书。生活的本质是变化，变化带来起伏。当你觉得被生活收拾得结实实时，不妨记得刘震云的话：“给时间一点时间。”那些在命运玩笑中依然保持的善良、坚韧与幽默，终将凝结成生命中最珍贵的盐，咸中回甘，历久弥新。

佳期入梦来

——读《中国节——一年好景君须记》有感

郑凌红/文

中国人对时间有精准的认知，这种认知源于人与世界的对话，是一种历久弥新的哲学。节日文化传承，是文化传统的叙事传承。中国是节日文化大国，也是节日文献丰富的国家。从《尚书》《礼记》《吕氏春秋》《四民月令》《东京梦华录》《燕京岁时记》《梦粱录》《清嘉录》等可看出，这些以国家政令性质呈现的文本，书写着国家意志，也反映着民众生活习惯。

在遗产时代，节日已成为人类非遗五大类型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类。节日遗产涵盖口头文化、地方知识、社会关系、节庆仪式、传统工艺、审美风格、宇宙观等，形成约定俗成的节日社会系统。节日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承载着先祖留下的精神财富，成为中华儿女支撑心灵的强大力量。

《中国节——一年好景君须记》的文字富有诗意，优雅可读，语言本身极具美感。作者方云是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博士，对传统文化有独特见解与实践。从一月到十二月，再到正月，十三个篇章追溯节日起源，阐述现实节日传承，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意义。作者亲身体验的民俗和现场拍摄的图片，为文字增添了亮色。从《荆楚岁时记》到《清嘉录》，传统节日文献鲜有节日插图，而这一短板，在此书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弥补。

从作者的知识结构与阅历看，她笔下的传统节日故事充满诗性与哲理。一个个传统节日景象的叙写，展现了对典雅、崇高、自由、唯美境界的追求。在这种追求中，我们能清晰看到自己的影子，看到文化的传承与发扬。这或许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节日里人们追求的安闲、舒适、有趣、怡然自得，也是和谐生活理想与“天下大同”美美与共的整体发展目标。

“画山者必有主峰，为诸峰所拱向；作字者必有主笔，为余笔所拱向。”对于方云来说，通过民俗，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，贯通天地、古今，以“先立其大”“后发其微”贯联整体脉络，一气呵成，便有了整本书的核心与统领主线。

在这个日渐喧嚣、“停不下来”的世界，人们对“现实”有了更敏感的认知，却陷入“不识庐山真面目”的困惑。作者对年节相关的记忆进行逻辑梳理与系统呈现。她说，青春岁月里，节日、戏曲、诗词文学成为其审美启蒙。在每月一节中，通过节日关键词普及节俭及礼仪知识，让节日符号内化为日常生活中的道德意识和行为习惯，是作者写作此书的初衷。

“愿得长如此，年年物候新。”书中对传统节日的感怀与留恋，体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化情怀。诸如立春鞭春牛、祭勾芒、抢春、唱春、咬春，花朝喧祭神、采荠菜花、种痘，小满祈蚕、祀嫫祖、祛蚕祟，七夕乞巧、促织，冬至祭祖、添线履长、拜冬、亚岁佳宴、九九消寒……一章章一节节，与故事相映衬，如清甜甘露，悄然渗入人们的心田，激起人们心头的涟漪，让更多人了解、沉思，追求真正的节日生活与节日情怀。

春节期间，千家笑语漏迟迟，家家户户举家团圆，是一年中最热闹、欢愉的时刻。《清嘉录》记载：“除夕夜，家庭举宴，长幼咸集，多作吉祥语，名曰：年夜饭。”大年夜，无论回家路途多么遥远，分散在各地的家庭成员都会回到家中，团聚在父母身旁。

餐桌上的菜肴，被赋予各种彩头。如：必不可少的鱼，取“余”的谐音，象征吉庆有余；蔬菜中的萝卜俗称“菜头”，寓意有好的彩头；生菜是“生财”，讨个吉利口彩。其他如枣（春来早）、柿饼（事事如意）、杏仁（幸福人）、长生果（健康长寿）、年糕（年年高）等，皆是如此。

在这本书里，方云告诉我们，节日的解读与传承，不仅是生活华彩乐章的演奏，更是助推节日文化在新时代走向新辉煌的纽带与桥梁，是打开美丽中国的另一扇窗。

石韵匠心：观周李光石雕艺术展

黄玉成/文

1月16日午后，阳光洒满温岭书画院庭院，“游于艺——周李光石雕艺术展”在此开幕。这次展览由温岭市委宣传部、温岭市文广旅体局、温岭市文联、温岭书画院及青田县李光石雕艺术馆共同策划。周李光大师亲临现场，向温岭书画院捐赠石雕《涉山问海》，这件作品现陈列于门厅显眼处。

周李光，1970年生于青田县北山镇，1987年入青田石雕厂学艺，1992年师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徐永丽，1995年创办个人工作室，2013年成立李光石雕艺术馆，获“青田石雕大户”称号，2018年被评为浙江省玉石雕刻艺术大师，2023年获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称号。

展厅内，观众或低声交流，或举机拍摄，沉浸在石雕艺术的魅力中。玄奘居中展柜的《芙蓉国里尽朝晖》重达三百余斤，以青田红花石为材，获2024年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“百鹤新锐奖”，灵感源自毛泽东《七律·答友人》。周李光利用红花石的天然色彩，镂空亭台楼阁、碧波山峦：红

色雕朝晖景物，黄色化秋日树木，白色作流水云雾。多层次镂空技法营造深邃空间，圆雕、细刻等手法让作品多角度呈现细节，通透清新，呼应“尽朝晖”主题。

左侧《江山如此多娇》以青田龙蛋石为材，外裹深色“龙皮肉”，内蕴冻石“蛋黄”。古人誉称“外包‘龙皮肉’，中染‘女媧血’，内育‘龙玉胎’”。周李光巧用俏色，将深沉“龙皮”化嶙峋峭壁、剔透“玉胎”作云海江河。多层镂空透雕使山石前后、树木远近、亭台隐现，空间纵深感强，成就立体“江山画卷”。

中央展厅灯光柔和，百余件作品题材广博。周李光曾言：“青田石雕声名远播，皆在一个‘镂’字和一个‘色’字。”

《红满枝头》以封门红花冻石刻杨梅成熟之景，镂空透雕与立体透雕结合，枝叶前后穿插，果实掩映，空间层次丰富。叶脉细腻，果实饱满，虚实相生，象征丰饶繁荣。

《五谷丰登》以青田红花石雕高粱稻穗，俏色巧雕：红色部分刻谷穗，浅

色部分化茎叶。立体透雕使光线穿透谷穗，光影流动，讴歌劳动与生命。

《百财》取金玉冻为材，金黄与淡青双色分层。金黄层雕菜叶边缘，淡青层作菜帮，叶片舒展逼真，镂空技法增空间层次。白菜谐音“百财”，寓意财富汇聚。

《忆江南》以青田“封门三彩”石为基，巧留石皮，以色造型，胭脂冻与绿色晕染化山花草木。镂空技术营造通透空间，构图简洁，捕捉“江南春”诗意瞬间。

《春江花月夜》以名贵“金玉冻”为材，应和张若虚千古名篇。金黄部分雕明月花林，青白冻透部分化江波夜雾。多层立体透雕造空灵意境，色彩与诗境契合，石体焕发人文光辉。

步出展厅，回望《涉山问海》，此作不仅是石雕，更是周李光从故乡峡湾截取的诗篇，是自然之石与人文之心的结晶。展览启示：艺术在“涉”与“问”的路上，引领我们与世界共鸣。